琴台客聚

彥火

六鄉情誼

上海同濟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到天津天獅學院擔任中國文化中心主任的喻大翔教授，在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本新書。

這部新著書名叫《六鄉書》。這六鄉指一、故鄉；二、情鄉；三、心鄉；四、衣鄉；五、學鄉；六、他鄉。

書名囊括了這六鄉，這「六鄉」充滿了大翔兄深厚的情誼，也充滿了詩意，故名。

他要我為這部新書寫序。

拜讀了這部書稿，我首先感到這是一部散文的詩和詩的散文。

這篇序言的題目因而定為《散文的詩，詩的散文——讀喻大翔的〈六鄉書〉隨感》——

我未結識喻大翔兄之前，已經閱讀過大翔兄與劉秋玲合編的《朦朧詩精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雖然後來我與好幾個著名朦朧詩人如舒婷、顧城、北島等人都有結交，但在此之前，我對中國朦朧詩的認識，是從這本書開始的。

可以說，大翔很早便關注中國的朦朧詩，我所以要特別提到這本書，我想說大翔不光是一位學者、散文家，還是詩人。他寫新詩，也寫古詩。

拜讀他這部《六鄉書》，在散文中也夾雜着詩，全書也滿溢着詩意，恍如「在山谷/傾聽薄暮/如縷的細語」（呂耀《在山谷：鄉途》、《朦朧詩精選》。）

大翔的《六鄉書》，把故鄉放在榜首：

如今，只在偶然的一個凌晨，穿着城市的皮鞋，滑着滾圓的露珠意態恍然地回到我的村莊。倘露珠一乾呢，故鄉，我不是要摔跌在這漫天紅土遍地水泥森林的海島之上了嗎？哦，故鄉，是你的歷史養育了我，也是你的歷史讓我疏離和背棄了你。現在，不又是你的歷史召喚我回歸你，尋找你嗎？

故鄉……（《幾回夢裏到故鄉》）

這是詩的語言，是詩的散文，還是散文的詩?!

因故鄉的貧瘠，為了生活，他曾「離棄了」她，但是故鄉，永遠是心中親暱的名字。

大翔把《致母親》、《致父親》列入《故鄉》，其用心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故鄉有最眷念的親人。他的《致母親》讀後令人掉淚！

在文末，我們讀到對於這位撫育了7個兄弟姐妹、只活了49歲、對他充滿了舐犢之情的母親，是他一生的牽掛，他動情地寫道：「我知道，寫母親，寫你，要用雪一樣的紙，血一樣的墨，用你搖窠裏，我真希望，你用愛，再一次將我窒息呀，母親！」

作者因在異地開會，連與母親臨別的一刻也見遺了，引為憾事，所以他寧願有一天回到襁褓時母親因疲憊睡着了，差一點被焗窒息的那一刻，去重溫那一份窒息的愛，是深沉的傷痛、也是意短情長的由衷表露。

（「詩的散文」，之一）

桃弦雅音

姚珏

事與願違

最近，我感覺到小女兒的變化，以前她有事總是願意和我商量，但這段時間她卻叫我讓她自己靜一靜，不要直接說出我的意見，影響她的思考。這樣的溝通方式變化，讓我相當吃驚和緊張，因為過去我們總是無話不談，溝通毫無障礙，而我的願望是希望她永遠都能對我如此，我能夠看清她的全部想法。但事實是，事與願違，她不再完全需要我的意見，而是需要自己的空間。

雖然她和我要求靜思的時候，我感覺沮喪和憂慮。但事後轉念一想，這應該就是成長和成熟。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個體，最終都需要自己的空間，都需要個體精神自由，而不是父母永遠都能解決她們所有的困惑，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能夠給她們的，更重要的是勇氣、獨立、愛與支持，讓孩子能夠自己去發現世界，體驗人生，實現夢想。從這點來說，我應該更需要坦然面對女兒要求的獨立思考和自我空間，需要給她更多的信任和支持，讓她能夠創造自己獨特的人生，而不是複製我的，或別人的人生。

當然，這件事情也讓我思考更深的道理，人生中其實有很多事與願違的事情，但不是沒有意義，反而讓我們更珍惜當下，更專注自我努力，更思考人生的意義。中國古人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出自西漢《淮南子．人間訓》，記載古時候塞上有一位養馬的老翁，失馬之後一年，老馬識途回家竟然還帶回一群好馬。老翁的兒子騎馬摔斷了一條腿，卻因殘疾躲過被抓壯丁去打仗。因此老翁就有了即使事與願違，一時有所損失，也難說長遠不是福氣的想法，中國古人智慧流傳千年。

本周日香港書展上，內地知名的媒體人、演講者羅振宇以《大變局時代的個人生存策略》為題作了演講，他在最後引用了朋友的一句人生格言：「我們每個人實在太有限了，只能做自己覺得對的事，然後接受它的事與願違。」這句話在我看來，其實有3個層次，第一是要承認每個人的有限，就是要承認我們不是全能、不是萬能，有敬畏心；第二是自己要努力盡力，認定目標全力以赴，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第三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偏執，對於結局不達預期，也能欣然面對，這樣人生才能游刃有餘，開闢新局。

當然，羅振宇的演講，是放到了當下「大變局時代」的背景下，大變局自然就是誰都無法預料的變化，也知道大變化一定會來臨，並且影響到每個平凡人的生活，那如何做到「個人生存策略」。他提到3個方面，一是「底線」，就是不能害人；二是「榜樣」，他提到「小店主」，那些為了家人、朋友美好生活打拚的小店主，以民間智慧專注個人生存，反而如涓涓細流匯聚成大江大河，凝聚成變局中的不變之力；第三，「人生終局」，每個人都會設想描繪自己的人生終局。在時間的長河中，其實需要用更階段性、更長遠性的眼光去觀察思考問題。羅振宇最後結語提到「接受事與願違」，我想他提到的是「大變局時代」中個人需要的坦然、積極和樂觀。一個人能夠接受「事與願違」，就能從一時的失落中得到力量和成長，「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水過留痕

少爺兵

知音世所稀

收到國際天后李玟逝世噩耗傳來的當天，友人表示在十多分鐘前他正在網上睇完李玟參與內地某綜藝節目及《聲生不息》演出的片段重播，所以這枚巨星隕落，他感到驚訝、悲傷及心痛，心裏更不停吶喊：「為什麼放棄最寶貴的生命呀!?」腦海裏亦閃出那年李玟與鄧紫棋在舞台上合唱《刀馬旦》一曲的精彩片段；雖然友人只是「間接式」跟李玟有過工作上的合作，可是在他的印象中，李玟是非常非常有才華，是一位「全能型」的歌星，中英粵語歌曲都駕馭自如，能唱能跳的，她的經典舞台也在呈現「最完美」的自己！令人惋惜難過的是這位近乎完美的實力唱將，現在留下的只有她曾經的笑靨及動人歌聲、敬業樂業的精神。

曾跟李玟合作過的香港演藝人多不勝數，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每次跟李玟見面，彼此都會來個大大的擁抱，事關大家也感受到李玟待人處事的「真誠」，舞台上的她，更像「一束光」照耀着台上台下的每一個人，與她在舞台上合作是一種「享受」，所以她的離世，使大家萬般不捨！更有演藝人說道，跟李玟聊天時她極少提及自己的婚姻生活，提得最多的只是母親和她的姐姐們，由於是個人「私隱」，故此亦不會追問：「我哋知道她有腳患問題，當她表演勁歌熱舞時，舞蹈員對她也特別照顧，可惜這麼有才華、有修養的她已永遠離開了人世，過去的點滴，只餘下緬懷。」

「最令大家深受李玟說話所觸動的，是某年在外國的一個盛大頒獎禮台上，李玟說中國不單止『功夫了得』，更有『了得』的音樂和歌手！」言語裏大家是感受到李玟自己是中國人的情懷。

友人指李玟之死，外界及網上有着「鋪天蓋地」的種種傳聞或所謂「鮮為人知」的消息等等，儘管消息傳聞孰真孰假，圈中大多數人認為是李玟生前的「家事」，她的家人自會處理好的，亦有圈中人轉達李家親人表示能理解李玟是樂壇國際巨星，公眾人物的言行難免有人在「說三道四」，但希望這些人不要「聽風就是雨」，多說些李玟在樂壇作出過的貢獻，也是對「逝者」的一種尊重，因為李玟一直都在輸出正能量！

樂壇中人感慨地表示，演藝人的事業之路，從來都是「走來不易」，這不是「賣慘」或「賣悲情」，而是實話，尤其是樂壇：台前幕後「做音樂」的、「做歌手」的，都能領悟到「知音世所稀」這句古詞的含意，因世人也有自己喜愛的音樂、歌曲及歌星偶像，所以才有「知己難求」之說，歌都有得唱啦：「人生是，美夢與熱望，夢裏依稀，依稀有淚光，何從何去，去覓我心中方向……路隨人茫茫……」

爽姐私語

林爽兒

對上嘴

朋友阿Ray移民美國好多年，最近在一切復常後，即爭取時間陪妻兒飛成都探親。他把妻兒安頓好之後自己飛返香港，探望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與老朋友幾乎天天見面，天天在茶樓相聚，一坐便是大半天，幾個男人怎會有那麼多話，每日見仍然說不完，真的服了他們！

我跟他說不如揀日來我家，在家聚會舒服過在茶樓，就那一天，幾個兄弟帶着食物，我奉上紅酒和普洱，讓他們天南地北，暢所欲言。不過搞笑的是其中一位兄弟聽覺日漸衰退，不戴助聽器完全聽不到，他用的助聽器質量差，電量只有兩小時，我們跟他講什麼都聽不到，辛苦至極！他卻完全不擔心，他說他的，我們說我們的。

阿Ray倒覺得終於可以和我暢談，咱們論國際大事論國家事，說找到我這個可以對上嘴的人實在興奮。我們從蘇聯、伊拉克談到美國、土耳其，我們總括了一個共同想法，便是美國露出了醜陋的本性，死要搞亂破壞世界各國，如此卑劣的行為只有他們做得出做得到！

阿Ray在美國一直住在加州，一個氣候最好的地方，但這些年常見到有報道有視頻顯示出當地一些狀況，便是大批大批無家可歸的人露宿街頭，我家中的小朋友也看到這些視頻，多次問我：「為何美國都有那麼多露宿者，尤其在加州？」對此我不知道怎樣解答他們，因為不是我目睹的，眼不見不為實！今次見到來自加州的兄弟，當不能錯過了解真相的機會！

他坦白地表示加州的露宿者人數是以千位數增長，而其中有些是真正無家可歸，而有些則是在其他地方過去，是因為加州的天氣好，露宿街頭也不怕遇上熱流寒流，幕天席地而睡也自在些，安心些！還有些是其他黨屬的州特地把各地湧去的人轉送民主黨的加州，而加州、紐約被稱之為「庇護城市」，且又是較富庶的城市，朋友笑稱：乞錢都容易啲！對此當地政府是束手無策！

聽了阿Ray一夕話，漸漸了解到那些問題，我也把它記錄下來告訴我的小朋友一個所謂大國其中真實的一面！

◆珍惜兄弟共聚的每一刻！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木排上的母親

盧文芳

母親出生在遂川縣城羅漢寺街的一戶富裕人家。母親一生厚道、吃苦耐勞、摒棄世俗的前嫌，堅守一個女人自強自立的信念，用勤勞的雙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為了4個女兒，為了這個大家庭，她臥薪嘗膽，歷盡艱辛，在人生道路走過了78個春秋，母親的品德，讓我們做兒女的感到榮耀和驕傲。

1968年，外公因經受不起人世間的折磨，在一個墨黑陰冷的夜晚過世了，中年的外婆和24歲的母親在精神上遭受了災難性的打擊，那份恐懼感幾乎伴隨了母親的一生。同一年，母親被下放到遂川縣碧洲鎮橫山林場守林，後來被人沒事找事舉報說我母親的成分出身不好而遭林場不分青紅皂白地處罰。於是，母親又被下放到碧洲公社的養豬場養豬。養豬場100多頭生豬，母親起早摸黑，刻苦耐勞，一個弱小女子幹着大男人的體力活，把一群活蹦亂跳的生豬養得肥肥膘膘，年終廠子裏殺豬了，廠長數着嘩嘩的鈔票，母親沒喝一口肉湯，沒吃一塊肉，又被派到碧洲的黃崗生產隊種田。從此，母親每天過着臉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天晴曬下雨淋，任勞任怨，辛勤勞作。一年後，母親又被派到碧洲鄉的下屋村當民辦教師。教書一年後，因小孩需照顧，回到父親身邊一邊帶小孩，一邊給學校做炊事員，兼勤雜工。母親苦活累活一肩扛，長年累月的艱辛，使她的身體愈來愈差。不久，母親因曾經在鄉下當過民辦教師，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就來到遂川縣印刷廠當了一名幼兒教師。

1982年初，母親在縣印刷廠工作了2年，由於母親曾經是知青身份，縣勞動人事局將母親分配到了遂川縣一中擔任幼兒園教師，從此結束了顛沛流離的日子，一直工作到退休。在艱苦的歲月裏，母親的心中始終秉承着一個信念：聽黨的話，服從組織安排，勤勤懇懇做事，老老實實做人。

母親的人生命運非常坎坷。曾經跟我說，她下放在碧洲公社養豬場時，當時家境極其不好，一貧如洗，晚上睡覺的床都是曾經因生孩子難產而死的女人的床。每天，整棟屋子就只有母親一個人，夜深人靜時，窗外寒風呼嘯，母親便在寒氣逼人的屋子裏嚇得發抖。母親常說，她在黃崗生我的時候，她從山上撿柴下山回家的小路上就開始肚子痛，母親忍着疼痛一到家，柴剛落地，我就呱呱墜地了，當時接生員還在很遠的田裏種紅薯。母親十分堅強，還沒等到接生員來，硬是順利地生下了我。

母親為了撫養我們4姐妹吃盡了苦頭。為了貼補家用，她經常去縣城郊外的北澳陂潭下的河上剮杉木皮。當年一些木材商經常從上山的鄉裏走水路放木排下來，一大批的木排下來後，就會在北澳陂潭下的水路拐角深潭區域停泊一段時間休整一下。晨光熹微，母親就煮好了一小缽頭飯，上面放了一些熟黃豆，母親就帶着背着吃奶的妹妹的我出發了，那年我才7歲。來到潭下，母親先安頓好我和妹妹，然後她就準備好去剮杉木皮。我抱着妹妹在一棟房子的凳子上坐，我的零食和中午飯就是那一缽飯和飯面上的黃豆。母親中途不吃東西，剮完杉木皮後再回家吃飯。

只見母親衝向木排，她站在木排上環視了一下四周，木排上早已人頭攢動。母親利索地穿過一列列的木排，找準一根杉木皮多的木排，彎下腰、挽起褲腳，全神貫注使勁地剮了起來。突然，河面上颳起一陣寒風，頓時，寬闊的河面上無數根連綴在一起的木排搖擺起來，濕滑的木排讓人難以站穩，風吹亂了母親的頭髮，搖晃的木排讓母親險些滑入深潭。這時的母親就會屏住呼吸蹲下，避免掉進水中。有時風浪太大，河水拍打木排濺起水花，母親的衣服都被打濕了。天空中剛才還是陰風怒號，繼而就飄下了綿綿小雨，雨水滲進母親的頭髮，浸濕了母親的衣褲。雨水汗水混在一起，像一塊膏藥一樣黏搭搭貼在母親的衣服上。

直到太陽落山，母親也終於要回家了。可回家還有那麼遠的路，面對一擔七八十斤重的濕樹皮，母親既滿足又疲憊。回家的路上，母親很吃力地挑着樹皮，她沒有吭聲，父親在鄉下工作，女兒還小，她只能承受。汗水從母親的臉頰，慢慢濕透了全身。當我們經過一段四五十米遠的下臨深潭漩渦的懸崖山路時，母親挑着重擔一邊小心翼翼地走路，一邊死死地拽着背着妹妹的我的手，嘴裏喃喃道：慢慢走，不要害怕。當時，我明顯地感到母親的手在顫抖。母親就是這樣，她從艱苦的歲月走來，是無可奈何的忍耐。她用單薄的雙肩支撐着這個家，為的就是讓父親在鄉下安心工作。

母親省吃儉用一輩子，卻最疼愛我們4姐妹。緊巴的日子裏，每當賺了點錢，她便會到街上買點肉回家，可是我們姐妹多，菜端出來後，她轉了一個身就沒了，母親一塊肉也沒有吃；有時，母親看見我們姐妹嘴饞，她會把夾到嘴邊的肉又擱在我們碗裏，母親寧願自己餓着，也要讓我們子女吃飽。母親是我生命中的源泉。說起我母親的好，3天3夜也說不完。就是那個艱苦的年代，勤勞、堅韌的母親，用她弱小的身體支撐着這個家。而今母親已經年邁，需求愈來愈少。感恩之餘我就想多回家看看，多盡一點做女兒的孝心。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澳門交通

澳門輕軌是澳門的第一條鐵路，目前由港鐵營運。記憶中興建了許久，氹仔長期沙塵滾滾。翻查資料，發現2012年已動工，最終到2019年才建成。我們當然立刻走去試試，基本上它貫穿所有氹仔的大型酒店。當初要興建，就是因為擔心旅客太多，公共交通工具不能負荷，於是選了較有效率及不擾民的輕軌來建，亦能減低空氣污染。預計在2023年及2024年媽閣站延線、石排灣線及橫琴線陸續通車。

新鐵路當然乾淨，人也不多。太太去過幾次澳門，發現已經很難找到的士，澳門人都教她要搭巴士或「發財車」（酒店免費穿梭巴）。另外有的士及巴士App，遊客也可以下載。現在遊客多了，甚至會有人包的士一整天，反而居民都不會用的士，因為巴士一定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也不用浪費時間等候。關於澳門的交通，她還有幾個有趣的觀察：

一、澳門的巴士很便宜，大多是數元，若用他們的儲值卡更有半價，所以澳門人覺得香港的交通費簡直是天價。

二、澳門的官方語言是葡文和中文，所以街道名也是以兩個語言為主。而由葡文譯回中文的街名更會很長，所以澳門人很少用街名作溝通，一是中文名太長很難記；二是若和葡國朋友相約，大家都不知道是講哪一條街，猶如平行宇宙。所以大家多以地標代替，例如威記（某酒店的短寫）、某某地方的麥記等。

三、留意到的士司機也是以地標為主，我試過用地圖找了間餐廳，然後說出地址，司機想了很久，又要望望我的地圖，才說是舊葡京那兒嘛。的確是以地標為主導！

四、有的士司機分享於近數十年，在澳門最發達的除了是賭場或酒店相關人士，就是的士司機。有一個司機說自己其實在香港已有樓，但還是喜歡澳門，於是繼續開工。除了好賺，也因多年做慣嚮導，很喜歡介紹澳門。

鵬情萬里

趙鵬飛

余華的魅力

這個時代，除了圈粉眾多的「頂流」偶像藝人，再難有其他文藝工作者，可以坦然享受用「萬人空巷」這樣的形容詞。

剛剛落幕的香港書展，內地知名作家余華釋放出的魅力，不僅讓人對香港濃郁的書香氛圍眼前一亮。余華筆下作品裏對現實痛苦的描摹，從《活着》到《許三觀賣血記》甚至是《兄弟》，都讓人讀得喘不過氣來。但很顯然，張口說話的余華，又是另外一個堪稱頂級段子手的製造者。前年，趕去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看賈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在電影裏就領教到了余華說話的魅力。余華說，小時候他看見大海都是黃色的，但課本上卻說大海是藍色的，他就夢想，有一天能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的地方。導演賈樟柯因為這句話，把電影《一個村莊的文學》的片名，改作了《一直游到海水變藍》。

還有一件流傳更廣的趣聞。1998年，莫言、王朔、蘇童、余華等4個內地知名作家受邀去意大利參加一個文學論壇。論壇上每個作家都要以「我為什麼寫作」為主題進行發言。第一個發言的便是余華，他說自己做了5年牙醫，拔了超過1萬顆牙，覺得天天看病人的爛牙很沒有意思，反倒是每天透過窗戶，看見對面文化館的人在街上閒逛，心裏特別羨慕，於是轉行寫了小說，結果真的被調到了文化館工作，從此過上了喜歡的生活。看似真實到荒誕的寫作動機，往往卻是內心最真實的訴求。余華坦率到頑皮的魅力可見一斑。還有一次，有外國記者問他，中國作家和法國作家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他不假思索地說，中國作家是用中文寫作，法國作家用法語寫作。在看似宏大又意蘊深遠的問題面前如此作答，不僅讓人啞然失笑，也頓時欽佩作家善於應變的口才。當然，對於回來要交一篇長篇訪問稿件的記者而言，遇到這樣的受訪對象，既驚喜又充滿了令人頭痛的挑戰。

很多年前，曾經在一個會議上，給一位年過六旬的知名女作家遞了一張希望採訪的紙條。女作家打開一看，即刻給主持會議的人說，她有個重要採訪需要立刻去完成。得當批准後，她起身離開會場時，也朝我坐的記者席點了點頭，我隨即興奮地跟着她一起走出了會場。結果跟着女作家一路攀談到她下榻的房間時，她突然轉頭問我，你有什麼企圖，我不接受境外媒體採訪，隨即下了逐客令。失望之際也瞬間明白，我的採訪邀約不過是被這位女作家她當成了逃避開會的最佳藉口罷了。

上一次香港書展名家講壇，來的作家有張抗抗和李長聲。我舉手得到了一個提問的機會，提問的對象是僑居日本近30年的華人作家李長聲。他的文化隨筆頗受書壇矚目，被譽為「文化知日第一人」。我問的問題是日本當代作家東野圭吾、村上春樹，在中國年輕人裏頗具影響力，內地每年發布的大學圖書館借書排行榜，這兩位不僅榜上有名且常常名列前茅，有哪位中國當代作家在日本年輕人中也享有類似的影響力，且怎麼看待這種文化現象。那天李長聲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分析了村上春樹之所以仍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因為日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不太推崇他的作品，也不推薦他。諾獎比較看重所在國已獲過諾獎作者的推薦。坐在一旁的內地著名知青文學作家張抗抗，則做了一小段補充。她說除了東野和村上，日裔英國小說家石黑一雄的小說也值得推薦。此前一年，石黑一雄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離那次書展的名家講壇已過去5年了，我還記得籌劃組織者是江迅。不知不覺，他也去世了一年多。